

第伍章

路線五、基隆河生命探源

一、與水返腳有關的渡口

據清同治《淡水廳誌》所載，計有 12 個：

- (一)五堵渡，廳北 160 里，官渡。
- (二)六堵渡，廳北 163 里，官渡。
- (三)八堵渡，廳北 173 里，官渡。
- (四)四腳亭渡，廳北 193 里，官渡。
- (五)鯽魚坑渡，廳北 198 里，官渡。
- (六)芋仔潭渡，廳北 108 里，官渡。屬三貂嶺腳。
- (七)劍潭渡，廳北 125 里，芝蘭堡。
- (八)社子渡，廳北 125 里，大加蠟堡。
- (九)白石湖渡，廳北 130 里，芝蘭堡錫口對河。
- (十)搭搭攸渡，廳北 135 里，大加蠟堡。
- (十一)里族灣渡，廳北 138 里，芝蘭堡。
- (十二)樟樹灣渡，廳北 152 里，石碇堡。

二、汐止重要的渡口

據臺北縣誌記載，民國 40 年時汐止鎮的渡場計有 4 處：

(一)保長渡：來往在汐止鎮保長里至基隆市七堵友蚋間，渡河寬 90

公尺，設於日據時代，經營者為闕灶生，一人 2 角，腳踏車 5 角，

每日過渡人數為 50 人。

(二)江北渡：來往在汐止鎮江北里至智慧里間，渡河寬 70 公尺，設

於日據時代，經營者為楊錫龍，一人兩角，腳踏車 5 角，每日過

渡人數為 800 人。

(三)北峰渡：來往在汐止鎮北峰里至樟樹里間，渡河寬 80 公尺，設

於日據時代，經營者為王錦同，一人兩角，腳踏車 5 角，每日過

渡人數為 80 人。

(四)社后下渡：來往在汐止鎮北山里至橫科里間，渡河寬 80 公尺，

設於日據時代，經營者為黃海波，一人兩角，腳踏車 5 角，每日

過渡人數為 60 人。為水返腳最後渡口。

六堵的斷潭渡口在百福大橋建成後不久就結束擺渡，江北橋畔的

渡口更早，接著是南港三重路的五份溝渡口，在南湖大橋建前，

台北市已停業，五份溝本來就分兩站，南站的頂溝，可通往五份；另

一個是北站的下溝，可通往社后的虎尾寮，中間隔開的五份溝寬約 5~6

公尺，是臺北縣市的界址。

社后共有兩座渡船頭，一個是今頂庄中興路和基隆河交會口，另一個是南港隧道旁的燒石灰窯下。黃朝根、黃文但這兩個基隆河上最後的擺渡者，將 20 餘年的時光全數投入鄉民擺渡，全年無休，夙夜匪懈，連除夕夜的圍爐都要放棄與家人的團圓，再大的洪水和颱風也要一前一後，吃力的強度惡水湍流，他們的堅持和恬淡，為鄉民的生活默默地奉獻出擺渡者的青壯歲月，為歷史的見證寫下一頁便民的詩篇。

三、基隆河截彎取直

基隆河下游位於人口稠密、地勢平坦的臺北盆地，自由曲流發達，在內湖大直地區還出現許多河套。由於基隆河下游地勢平坦、河道曲折阻滯水流，過去經常發生水災，造成臺北市居民莫大的痛苦，分別於民國 50 年代及 80 年至 83 年實施了兩次截彎取直工程。截彎取直工程完成後，產生了數百公頃河川地，造就大直、內湖的新興工、商業用地和河濱綠帶景觀遊憩區，大佳河濱公園就是基隆河截彎取直後，所產生的一段長約 12 公里的河濱綠地。

基隆河雖然經過兩次截彎取直工程，但水患並沒有減輕，而且逐年加劇惡化。舊名水返腳的汐止與河爭地的結果，導致民國 87 年的瑞伯和芭比絲颱風，10 天內在汐止造成 3 次嚴重水患。89 年象神颱風

風及 90 年的納莉颱風更是重創北臺灣，造成基隆、五堵及汐止成了水鄉。根據官方說法，象神颱風的雨量為 150 年發生一次的洪水頻率，超過目前的設計標準，加上初期計畫、都市計畫的排水與野溪治理尚未完工，為導致淹水的主因。

歷經多年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角力，基隆河成為「政治河流」之名也不脛而走，為了保護更多人口稠密地區，防洪工程加強為兩百年洪水頻率，而堤防的高度卻讓臺北人忘了基隆河的存在。由於《兩百年洪水保護計畫》施行困難，水利單位再度祭出了 30 年前的《員山子分洪計畫》，試圖從上游引開河水，專家學者認為，應該要更審慎的進行洪水演算，知道實際的原因與影響，避免公共工程的錯誤造成無可挽回的後果。

路線六、汐平羅扇撲流螢

一、雙石奇緣

4版



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

雙石奇緣

● 陳丕珍

跟著汐止社大黃福松老師的腳步走入山林，已邁入第六年。經驗豐富且博學多聞的黃老師口袋裡總有好多私密路線；人煙罕至的小徑、被遺忘的古道、傾圮的遺跡…因為走過，再再讚嘆這塊土地的扎實與美好！

而那天，與它們的初遇，每每讓我魂牽夢縈…。

■ 與「活化石」相遇

剛過完年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擾亂人心，全球皆然，但並不影響我們每週一次擁抱山林的渴望與熱情。

二月中的一次行程是：四分尾山——耳空龜山——581峰；也是老師為我們安排以分段方式進行「五四縱走」的首部曲。

步道沿著稜線而走，就在汐止與石碇的交界處擺盪；初春，金毛杜鵑在枝頭綻放，豐富的蕨類植物是這個步道的一大亮點，尤其是成群結隊的「活化石」——雙扇蕨。

只見那初生的幼葉睡眠惺忪，雙手抱拳，像是虔誠的小天使俯首為旅人默默祈禱；稍長的，則張開

那對扇形的翅膀，如同一隻隻淺褐色的水母，立在一派翠綠的兄長之間。而成年的雙扇蕨則像一把飽經風霜的破雨傘，看過一眼，你很難把它忘記。

這種道在侏儸紀時期即已存在地球上的古老生物曾經遍佈全球，如今只存在亞太極少數地區；而台灣也只有在南北二端才看得到。日前淡蘭古道即是以「雙扇蕨」做為路標意象的圖騰。這麼珍稀的植物，今天在這條步道上可以沿路一次看個飽！

■ 沉睡中的「雙石塔」

時而得拉著繩索陸上或攀降，一路來到耳空龜山的鞍部，一對石塔矗立在眼前。四角錐型高約一層樓的石塔分立步道兩側，塔身佈滿青苔、蕨類等附生植物；它們彷彿被施了魔法在歲月中沈眠；右手輕撫塔身，深怕把它們吵醒。

黃老師說，這是昔日流籠的遺跡；早期在部份公路尚未開闢時，從石碇五坑生產的煤礦得翻山越嶺，透過流籠運送到作埤內（今汐平公路東山國小附近），再經由輕便車及卡車相繼運到當時的台灣



▲ 雙石塔～攝影者 林景鴻。

煉鐵廠。而昔時煉鐵廠的現址即是汐止國泰醫院及建成路一帶…。

臨走前再看一眼石塔；它們曾在時間的洪流裡肩負重任，擔起多少常民的生計，然後隨著時代的更迭功成身退，默默的走入歷史…想到這邊，不禁輕嘆但也感到肅然起敬。

到達終點站581峰時已經臉紅脖子粗。從背包中拿出幾天前向農會購買的玉女番茄和同學分享，此時小小顆的番茄投入口中，有如瓊漿玉露，是給自己小小的獎勵，也為回程續電。

大自然裡不期而遇的驚奇總是讓人癡迷，忘不了雙石奇緣；我會再回去探望你們的。



▲ 雙扇蕨～攝影者 陳丕珍。